

XIAMEN DAILY

廈門日報

左邻右舍

周慧端

## 邻居好 赛金宝

上周末与二十多年的老邻居相约小聚,打开熟悉的梯门,一口气爬上六楼,气喘之余,抬头望见那两扇久经岁月依然如故的土红色防盗门,心生许多美好的记忆。

邻居老李和周大姐夫妻俩都来自异乡,但我们特别投缘,当时买的是毛坯房,装修时常交流,一聊就是许久,最后还相约买了同款防盗门。

平日里,我们报纸忘记拿了,他们会温馨提醒;出门旅游,小宠物就放心寄养在他们家;有时我们把垃圾放在家门口,准备拿下去时已不见踪影。他们常把老家带回来的特色美食和我们分享,我们也会将亲戚家带回来的新鲜蔬菜分给他们品尝。

我家孩子出生后,两家往来更是亲密无间。我们忙碌时,常把孩子放心托付给他们帮忙带。孩子上小学后,更是他们家的常客,不仅品尝他们江西老家的辣味,周末还经常到邻居家一待就是几个小时。我们就是在这平淡无奇的生活中一点点叠加信任!非亲非故的两个人,心越走越近。

转眼十五年过去了,清晰记得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,电话那头催促着当天要交齐新房的首付款,而我们的资金要过些时日才能到位。正当我焦躁无助时,猛然间听到邻居家清脆的关门声。我怯生生敲响他们的家门,结结巴巴说明缘由后,老李很爽快,说有一笔款刚好到账,应该没问题,但银行卡在周大姐那儿,她正好出门去了。这一席话让我似乎在黑暗中见到了一束光亮,但眼看秒针一圈一圈飞速转动,我越发心烦意乱。正当我坐立难安时,周大姐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周大姐抢先说,“真是机缘巧合,能帮一把也是缘分。”听得我心里暖暖的。

而今,我们已搬入新居,但“多年邻居变成亲”,我们总互相惦记着。今年我家孩子参加中考,牵动着老李的心。他考前点拨引导,考后热心关注。当录取分数线出炉后,他认真对照分析,发现有点悬乎时,怕孩子压力太大,不敢打听,而是默默度过一个难眠之夜。第二天一早,当他听到如孩子所愿时,忐忑不安的心才落定,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两天的心情真像坐过山车似的。”这样的好邻居真是百年修得的福分!

都说“积善门中生贵子”,老李家女儿特别优秀,考上上海的名校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,现已定居上海。老李夫妻闲暇时就回上海照顾年迈的父母及照看女儿。得知他们下周又将起程离开厦门与家人团聚,我们举杯畅聊,期待下次齐聚首。

父母心

一棵

## 大帽山寻秋

女儿告诉我,周末老师布置了命题作文“\*\*的味道”,我随口答道“秋天的味道”。因为此前,我刚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大帽山金黄的稻田令人迷醉。周末,我便驱车带着女儿去大帽山农场踏秋。

一到大帽山脚下,远处是青山,近处既有典型的闽南古厝,也有两三层的小洋房,盆栽林立的庭院,星星点点的野花,朝气的三角梅。院子前后的田野,长着黄色小花的丝瓜架,挺拔的香蕉树,棚布里的蔬菜,袅袅炊烟,秋意袭来。

一入农场大门,两列垂挂的绿藤相迎,农场布局分明,田野在民宿的前方。而秋季田野的主角自然是水稻,经询问有30亩,稻高1米。捧一株成熟的水稻放在掌心,颗颗饱满。我们弯下腰,坐在水稻田边的泥路上,泥路上已铺满一层层泛黄的稻草,瞬间感受到身下稻草的温柔厚实。女儿教我用手机广角拍照,就可将整片稻田拍入画面,又教我蹲下身拍她,就会把她拍得修长。

我们沿着稻田间的一条黄蓝相间的跑道漫步,忽闻一阵清脆的鸟声划过,我不禁心血来潮,对着女儿哼起“A whistle disturbed the quietness of forest(一阵哨声打破了森林的宁静)”。女儿打趣我发音不标准,影响她对句子的理解。我忍不住和她絮叨,这是我20年前阅读的一句英文美文,它的唯美让我永远铭记心间。

在农场内,我们居然邂逅一个小地摊,一个男孩向我们打招呼。我定睛细瞧,十岁出头的男孩,黑黝黝红扑扑的脸蛋,身板结实健壮。“要金银花吗?这是我们在山上采来再晒干的,如果你火气大的话,可以泡水喝。泡起来就是像我杯里这个样子的。”他举着一大瓶子噙了几口,朵朵金银花在瓶子里荡漾开来黄澄澄着。接着他又坐在滚烫的地上,从袋里竟拿出一只iPad,架在大腿上,搜索起学习资料。我和女儿都笑了起来,这可真的是新时代的乡村孩子。

走远后,我和孩子谈起近来我们母女一起阅读的《乡土中国》,乡村孩子有他们的见识,懂得各样农活,还能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孝顺家人。女儿连连点头。

这次与孩子一起到大帽山寻秋,不经意间萌发的一些回忆,彼此的思想火花碰撞,一起见识一起成长,不亦乐乎!

## 记忆中的云姨

老照片

春燕



1981年,我才4岁,父母亲带着我坐火车去西安看云姨。落座后,父亲掏出指甲刀给我剪指甲。没想到,转弯时火车车身猛地歪斜了一下,指甲带着一块皮被硬生生扯下来,血顿时冒出来。我没命般地大哭,怎么都哄不住。

父亲忽然灵机一动:“云姨看到你,会笑话你的花猫脸的。”听到云姨,我立刻止住哭闹。

就像蛾子会本能地奔向光明一样,小孩子对美丽也没有抵抗力。我喜欢云姨,虽然手指还在钻心地疼,可是想起她,手指的痛都减轻了。

云姨是从西安来的知青,到我们村

时才16岁,正是花儿一般的年纪。只是这朵花一下子从城市移植到乡村,能否活下去了成了问题:她不会烧柴煮饭,用不习惯旱厕,怕凶猛的鸡狗,更怕得永远待在这里。

一次她拉肚子,身为赤脚医生的妈妈开了药又打了针,症状总算有所缓解,云姨拽着我妈的手,再也不肯松开:“我知道你和我哥都是文化人,和别人不一样。我在你家搭伙吧,不然我实在活不下去了……”

母亲看着她瘦得青筋毕露的手和鹅蛋脸上的两行清泪,无法忍心拒绝她。虽然自家日子过得紧巴巴,但粗食野菜

好歹能吃得饱。

云姨住隔壁,自此常来我家,帮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,母亲要出门给人看病时,她便留下来照看我。我喜欢和她黏在一起,她长得那么好看,她的声音那么好听,她的衣服用胰子洗得香喷喷的,总之,她和村里的女孩浑然不同。

秋天时母亲帮她拆洗被褥,冬天将她的土炕烧得热烘烘的,春天带她去山上采槐嫩树芽,夏天教她做凉拌黄瓜和西红柿,偶尔她鸡煮肉时,必得多留出些肉给她改善伙食。

偶尔,云姨会收到西安寄过来的包裹,她一股脑打开来让母亲先挑,彩色发卡、润肤膏,还有香脆脆的麻花、软绵绵的蛋糕。那时,她的脸色才会活泛起来。

漫长无聊的冬日里,她似乎被抽走了灵魂般,经常望着黄漠漠的院子和绵延不绝的山岭发呆,打开的书无心翻看,织了一半的毛衣扔在旁边,连我喊她也不理睬。

三年后的春天,云姨终于要回西安了。她如蒙大赦般狂喜,抱着妈妈又哭又笑又叫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云姨就扔下所有东西回西安了,安顿好工作后,她立刻写信邀请我们一家去西安游玩。那两天,她陪着我们逛兴庆公园、动物园、大雁塔,又到照相馆和母亲合影留念(如图,右侧为云姨)。她像花儿回到自己熟悉的园子里,如何不恣意绽放?

多年后,读到《诗经》中的“螽斯蝻眉,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,齿如瓠犀”时,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云姨。

今年,曾经插队的知青故地重游,母亲问,云姨怎么没一起来。有人说:她去北京照看外孙了,有福着哪,还和年轻时一样好看……

感悟

暗香盈袖

## 旧瓷里的时光

最近迷上了古瓷。人上了一定年纪,审美也不知不觉发生改变,喜欢的不再是鲜亮时髦的东西,反而慢慢喜欢上了旧时光里的物件,在旧时光里熠熠生辉。一杯一盏,一壶一碟,都是匠人用矿物研磨成的颜料,绘成淡远的山水水水,颇有一番溪山行吟图的味道。也许我手上拿到的并非名家大作,却丝毫不掩盖器物的美和我对它们的喜爱。

一只支钉烧的粗陶大碗,烟紫色,碗沿却有一抹随意涂抹的白釉,恰似游龙一般。第一次用它盛牛肉汤,炖煮多时的牛肉盛在粗陶大碗里,氤氲的香气弥漫全屋,有一种敦实丰盛的感觉。不知在古时,辛勤劳作一天后是否用它盛过一大碗米饭?这一粥一饭里,带着人间最初烟火气。

还有一只青花小碟,简单的花纹,靛青色已经晕开,恰似毛笔字在宣纸上晕开,那样的蓝色,是雨后水汽迷蒙的天色,是江南的烟雨,是烟雨中小桥上着素色旗袍的女子,是一曲宋词里的小令……

青花小碟和蓝釉最是相宜,澄净的青花碟子里盈盈的蓝莓,竟有了一种莫奈油画的味道,让人舍不得吃下。煮一壶茶,用一只旧杯子,让旧瓷器融进我的日常生活。

器物是有生命的,青花瓷在你的细细审视中,深情赏玩中,复活了它的灵魂。夜宴上的钟鼓和鸣,美人的清歌婉转、柳腰纤纤,文人雅士击节吟诵,一一浮现。

一代代人在前朝遗物中看见了什么?杜牧看见了“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”;刘禹锡看见了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;杜牧感慨“多少楼台烟雨中”……

壮志豪情之人在前朝古物中见历史兴衰,我等升斗小民在旧瓷里看见古人一粥一饭里的温度,一酒一茶里的风雅,塞外风沙的哀怨,还有杨柳琵琶里的离愁。似远似近,欲说还休。

亲历

方青兰

## 偶遇琴声

秋意阑珊的一个夜晚,饭后我照常在小区里兜兜转转。突然,耳畔响起了《送战友》的旋律——是口琴吹奏的。它和着夜色飘过来,袅袅的,如丹桂飘香。我心头随即涌起一股暖流:这是我青葱岁月里的经典旋律,久违了!

我情不自禁加快脚步循声找去——哦,原来是小区2号岗的保安许师傅吹奏的。等琴声停了,我忍不住称赞:“许师傅,吹得真好!”“闲着没事,瞎玩的!”他随口应答,又专注地吹起来。

后来,只要许师傅上夜班,口琴声就时常在小区里响起——时而舒缓如清泉,时而低回如呢喃细语。

保安工作琐碎而平凡,朝迎晨曦,暮送晚霞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但他却让日常的辛劳变得快乐又美好!

无独有偶,前几天,我陪母亲去医院看病。经母亲正在治疗的间隙,我去一楼拿药,惊喜地听见优美的钢琴声。我驻足聆听,钢琴声时如“泉水激石,泠泠作响”,时如“好鸟鸣啁,嘤嘤成韵”。定睛看去,一楼大厅右侧摆着钢琴,弹奏者是一位中年女士,长长的麻花辫随意垂在左侧,苗条的身姿随着旋律轻轻起伏,双手在黑白琴键上灵巧地跃动着。一首又一首的曲子在大厅回响——《牡丹之歌》《我的祖国》《茉莉花》……让人仿佛置身于某个音乐大剧场,而不是在寻医问诊的医院,好风雅的所在!

初识音乐,是在三十多年前读师范的时候,因未来职业的要求,我们在学校学了二胡、脚踏风琴、木琴和手风琴等乐器。毕业后我教语文,常用钢琴曲助阵课堂教学,慢慢地对钢琴曲愈发喜爱。定居厦门后,曾多次在剧场欣赏钢琴家的现场演奏。

在我回忆往事时,《化蝶》响起,随着行云流水般的弹奏,如泣如诉的旋律让我仿佛再次置身于剧院。《化蝶》结束后,歌曲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》从她指尖流出,她一边弹奏,一边轻轻哼唱:“人群中,散着一扇门,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,初见你蓝色清晨……多幸运,我有那么多人。”歌声和着琴声,那份和谐与宁静,让我看到了秋阳跳舞,充满希望!

渐渐地,围观欣赏钢琴弹奏的人越来越多,有坐轮椅的耄耋老人,有妈妈牵着的活泼小孩,还有身穿工作服的白衣天使,无论是谁,都满脸笑意。是啊,在这秋风乍起时,在医院里,能听到动听的钢琴声,谁不欣喜呢?

吹口琴的保安、弹钢琴的美丽女士,他们都是平凡人,或许也有普通人的不如意,但他们却用音乐排遣烦恼,悦己,悦人!

食尚

陈丽璇

## 相约做美食

时下,不少年轻人只钟情于西式甜品,而我依然独爱纯粹的馒头。常常在闲暇的周末,约上几个姐妹,相聚在某一户的农村老家,集体做馒头、包包子。因为这位妹子老家有个大院子,种着几棵高大的菠萝蜜,果树下垒着几方土灶,广阔天地任我们“施展拳脚”。

姐妹们齐动手,提前把材料准备好。这次花样有点多,准备炖个老鸭虎尾蹄汤,做茭白丝菜包子、馒头。

大家分工有序,多数是由我和面。不要以为和面只是个简单的搅拌动作,谁若轻敌,常常会一败涂地,要么水加多了,和稀泥;要么面发不充分,成了窝窝头。

我先用小碗盛一点温水,按比例放入酵母化开拌匀,倒入盆中的面粉里,混合在一起,再用筷子拌匀。接着把糖放进适量的温水里化开,再慢慢倒进面粉里,一

边倒,一边搅拌,直到把面粉搅成絮状。然后,揉成圆球,盖上保鲜膜,放在一旁静置,进行第一次醒发。一般要一个多小时,看到面团发成两倍大,才算成功。

而另一边,最潮的兰姐是个刀把式,她负责切菜。只见她窈窕的身体略微前倾,颌首低眉,左手握菜,右手掌刀,动作利落,砧板噹啷作响,块状的茭白、胡萝卜瞬间成彩丝,裙摆和着手上的节拍,一晃一晃的。

“小不点”秋兰姐把切好的茭白丝、豆干丝、胡萝卜丝、肉末混在一起,倒进大锅里,双手持铲,手起铲落,亦是虎虎生风,与她瘦小的身子,相映成趣,让人忍俊不禁。一大盘五颜六色的大杂烩,大功告成,晾凉做包子馅。

等面发好后,大家围在桌边,开始第二战场,有的擀面,有的做包子,有的整

形,包包子的能手非“鹅”莫属,看她面带微笑,揪一块面皮在手上,像变魔术一样,一会有一个皮薄馅厚、褶皱分明的漂亮大包子,泛着油光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,看看我们的辉煌战果。一屉馒头,红糖和白糖平分秋色,红白分明,散发着诱人的光泽;一屉菜包子,个个圆头粉面,待第二次醒发十五分钟,就可下锅煮了。

灶膛里,柴火吐着火红的舌头,木头烧得啪啪响,左边这个灶上,鸭肉在陶锅里上下翻腾,撒着欢,一股股热气滋滋往上蹿;右边蒸笼上,水汽蒸腾直上云霄。院子里香气四溢,笑声回荡。

普通的日子,有趣过。诚如美食家蔡澜先生所说,平稳的人生一定闷,我受不了闷,我决定活得有趣。最喜人间烟火气,更喜姐妹情深永不渝。

闲趣

Q岭

## 赶海抓螃蟹

上周末,朋友、同事跟我回翔安老家,到家门口却不入,直嚷嚷上赶海抓螃蟹。

刚下海边滩涂,有人开始叫苦了:走得太急了,铁钩没带。哎哟!何需铁钩啊!且看我走向一小石头,伸出五指,小心避开贝壳,翻开石头一边去,即露出一摊浅水,再用手掌连水带沙轻扒一两圈。身体形与沙石难辨的小螃蟹受了惊动,立马乱脚逃遁。手指夹住一只后背腹,往围观的小朋友脚下扔去,个个惊叫四散……这是扒螃蟹,须防贝壳、碎玻璃片等尖刺物。

海边的巨礁,犬牙交错,礁缝礁洞更易藏着惊喜。有人发现了,可恨自己手短,或无利器,望而兴叹不已。我先跑到岸上找条细绳,再捡粒海螺,用石头敲碎螺壳,将螺肉绑在绳子上,然后朝礁缝里轻放绳子,有肉的一端谨慎靠近目标。这种螃蟹一般警惕性超强,面对嘴边的美食,它许久不动,像嗜睡者在沉睡。这可

老家

钟鸣

## 家乡的北极楼

古城墙蔚然屹立,明清古街自北向南,母亲河汀江如玉带蜿蜒,城中房屋鳞次栉比。

出生于古城长汀的我,儿时跟家人虽常登北极楼观景,但印象中它也只是个普通的古代阁楼罢了。真正与之结缘,始于我的中学时代。

我的母校长汀一中,前身是龙山书院,位于卧龙山之麓,在这里我度过了美好的六年中学时光。在那二千一百九十个日子里,我们每天都能真切感受到来自北极楼上的暮鼓晨钟之声。

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紧张的学习之余,同窗好友会三五结伴,偷偷翻过学校的围墙,沿山间小路,依次而上。北极楼前,我们常倚墙鸟瞰山下,凝望着汀水悠

悠,遥想着江畔的花树必是倒影如画,感受着那岁月静好。北极楼前,我们也曾大口呼吸着夹杂着青草味和香火味的山间空气,张开双臂,拥抱自然。北极楼前,夏夜里,我们常席地而坐,看着天空中最亮的星,探讨星空的奥秘,虽常争得面红耳赤,但亦乐在其中。心情低落时,我们亦曾登顶呐喊,“人生豪迈,大不了从头再来”的声音响彻山谷。北极楼,记下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少年时代,见证了一批又一批游子的成长。

北极楼是游子心中最亮的星。北极楼上常年灯火不息,尤其是夜里,当整座大山都被夜色笼罩时,只有那北极楼上的灯火如北极星般,亮闪闪的,钻进游子的眼,温暖着游子的心。